

死屋

江沙 著

● 成都出版社



● 成都出版社

江沙 著

死屋

這是壹部沉重的
書，希望情感脆弱
的人們不要閱讀。

江沙

死屋

●江沙 著
成都出版社

自然界的一切全是个谜，每一个对于经验事实的犀利解释不过是一个谜的陈述。

——福利德尔

内容简介

人们终于明白自己曾经生活在井底，只见过天上一小块云层，于是亢奋！专业作家孙厚弃文经商，不料屡次惨败在商界诡诈的风云里，终沦为“家破情亡”。女大学生出自好奇，承包了“金星咖啡厅”，引来电视、电台、报纸鼓吹是当代大学生最新意识，掀起“谢莉热”、“谢莉现象”的高潮……不料“金星”亏本倒闭，逼她夜逃广州，在广州又受港商之骗，她生下孩子，港客却永无踪影，孩子已四岁，不知父为谁。徐云是戏剧学校高材生，因偷看女浴室走错一步，便导致人生步步错位，享年三十五岁。刘老师在中西文化挤压下挣扎；赵老师在“市场经济”冲击下活得吃力、很累。晓钦是高干女儿，在新旧观念“变革”中，两度婚变，尔后又在第三次婚姻的死亡线上徘徊。黄红是“官倒”影子，若幽灵蛮横游荡在中国大地……

这是一群很难评判清楚的“现实人”，生活中举目可视。《死屋》没有伪装生活，将“原形”坦白地交待给读者……



作者自傳

半天不解
所云事；
一個莫名
其妙人。

1

记忆中，这个混乱的梦，毫无预兆，使我猝不及防。整个冬天，丝毫察觉不出徐云有杀人动机。那日下午，冬阳娇媚，他用摩托车带我到商业场，停好车，并肩谈笑步登三楼，钻进了“元通”舞厅。“元通”舞厅的老板，是个狡猾的家伙。舞会通常晚间进行，已成常规。然而这位老板，却挖空心思研究人之心理。他发觉，舞迷甚多，却苦于害怕晚间出门伤了夫妻和气。于是，便开创了锦都舞厅营业性的第一个白日场。时间：十一点四十分至十三点四十分。绝妙的时间安排，令我折服。舞厅招牌上的舞字写错为“午”，于是，人们意味深长称之“午会”，继而粲然抿嘴一笑。

我两人躲在乐队左侧卡间里，四只目光，在舞池中穿梭，寻找感觉。我喜读女人们眼里的秘密；他喜看女人丰硕的胸部。舞池内，灯光暗，一切都在朦胧中进行。灯光朦胧，目光朦胧，情朦胧，意朦胧，似乎，音乐的节奏也朦朦胧胧。尽管窗外阳光明媚，尽管室内烟雾重重，而硕厚的窗帘依旧关闭得严严实实，仿佛，要将岁月拒之门外。

徐云终于找到一位理想的舞伴。他去了，在乐曲中游戏。我被孤零零甩在卡间里，无人问津，好像已经宣布，我是一个守衣“伴舞者”，绝非舞伴。我的目光追踪那女人，她年纪三十上下，身高不过一米五四，体重起码一百好几。简直是团肉蛋。她的半个身子，已陷进徐云怀里，头枕徐云肩，脸贴徐云脸，慢慢揉熨。双眼闭，浓醉不出欲海。我想：她要感谢“午会”的创举，不然，定会被她的丈夫打得鼻肿脸青。这里的人，大部分飘然欲醉。也有几对“穿花”、“探戈”之舞客，似乎在讥笑舞池中的整个气氛。然而，他们失败了。他们成了一幅图画中，色彩组合不协调板块。

也许，我被朦胧欲睡的气氛感染，想下舞池去让灵魂翻天覆地一次。

成败在此一举！我咬牙，提神，向舞池边另一卡间走去。

“小姐，请！”我左手直垂，右手向前一伸，一摊，微笑着。

姑娘起身，款步下池。旁边几位女人，酸溜溜相对瘪嘴。似说：“来了一只北方的狼。”

我牵着她的手，搂着她的腰，正欲启步，忽地看清楚乐台上弹电子琴的姑娘，四目相对，她送我一抹微笑，我还她一份尴尬的表情。她是省作协凌云的小妹。我怕影响自己形象，立刻端正思想，挺起胸膛，与舞伴拉开庄严距离。音乐旋律流畅，标准“中四步”，又去扮演一团“不协调的色块”。

不到一会儿，舞伴的眼光闪出攫取意味，鬼似地在我身上、脸上徘徊。

“你贵姓？”她问。

“江。”我随口而出。

“你在哪个公司？”

“没在公司。”

“时装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屁，你肯定是老板。”她甜蜜地向我笑，身体与我缩短距离。

我脸触到她的鬓发。她的胸脯贴着我的胸膛。我听到她灵魂的喘息；她看到我脸上不是滋味的滋味。

“不是老板，我在文学院工作。”

“难怪，你彬彬有礼，肯定是院长。”

“哈哈……不是院长，是作家……”我解释，语调中透出骄傲，热忱看着她，准备迎接尊敬的恭维。

“作家？格……”她笑，笑得十分开心，“作家？你谦虚啊！”又笑，笑得仍然开心。

大概是她的笑声，令我毛孔痉挛，汗不敢出，霍将“中四步”跳成了“快四步”，所幸；毕竟没有跳成“迪斯科”。

曲终人散。舞兴大扫！

我拉徐云到阳台茶园。小圆桌，“沙滩椅”，两盏清茶，我的眉宇展开了，我的话匣打开了，讲起这“商业场”之来历。商业场，原名劝工场、劝业场，始建于公元一九〇七年。一九八五年重建为仿古建筑，把古典特色与现代风格巧妙地结合起来。……

糟糕！我的介绍刚开头，他的鼾声却此起彼伏了。我孤独品茗，没去打扰他。

仰面细观天上云，瞑目似听风中歌，我陶醉在大自然之温馨中。诗人流沙河曾撰文曰：“自然而然的存在，不知其所

以然而然的存在，这便是大自然。大自然，万物之母也。仅就万物之一的人而言，我们身上每一微粒，我们心中每一观念，无一不是大自然赐予的。设若没有大自然的存在，哪来我们这些人呢？所以说，大自然造我。但是，设若没有我们这些人的存在，大自然到哪去取得造象材料，以显示其自体的存在呢。所以说，我即大自然。”我的脑海好辽阔，成了大自然——溪水清，荷花红，荷叶碧，鸥鹭白，少女欢笑，水鸟惊起。我的心，轻轻朗读《如梦令》：“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。兴尽晚回舟，误入藕花深处。争渡，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。”

“坏蛋！跑到这儿来睡觉。”一位时髦的不速女人，陡地坐在我身边，两眼盯着徐云入梦的脸。“狗东西，昨晚肯定又打麻将……一根鲜兔，又遭人刮了吧？”

这女人，典型少妇。人坐着，估不出高矮，大概中等个。水波浪短发，精心雕琢。绿色“迷你”外套中长宽松，红色“OK”围巾项间醒目，黑呢长裙掩盖双腿，白皮高帮高跟鞋小巧玲珑；蓝色眼膏粉饰上下眼帘，嵌围两汪神秘。她叫晓钦，锦都歌剧院的独唱演员。眼下弃艺经商，开了一家“晓钦时装店”，据说，她与丈夫关系紧张。她身上散发出的香味，打得我神不守舍，心潮澎湃。

“你也在这儿。”她对我态度淡漠，使我联想仲冬冰霜。她一向认为我是一个没有经济头脑的可怜动物，将我划入她丈夫的同类。她的夫君，是位中学教师。

“喂，你的报告文学该不会把我写成坏蛋呵？”她揶揄我。

“咋、咋会呢……”我想告诉她，世上本无好坏之分。所谓好坏，是人们用自己的思想去划分的，可称人为也。就拿

我邻居张李二家为例吧。张家教子自称有方，开放式调教培养出一位研究生。李家教子也自称有方，封闭式调教培养出一位大学生。一个研究生，一个大学生，这是实实在在的存在。然而，李家开始攻击张家，说张家的教育方式不对，用“刺激”教育出的研究生没有价值，甚至说，“研究生”的知识也一文不值，甩去喂狗，狗也不要。张家同样攻击李家，说李家用“教育”教育出的大学生没有价值，甚至说，“大学生”的知识也一文不值，甩去喂蛇，蛇也不要。于是两家无休止斗争下去，耗费了所有精力，最后，不知为啥，张、李两家的第二个孩子，连升中学也成了榜上无名。

晓钦去到徐云身边，用一支没有点燃的香烟，在他脸上游动，硬是生拉活扯将他拖出梦乡。

“还在梦周公。”她坐在徐云身边，看着他。

我掉头移目房檐翘角。

徐云疲惫地睁开睡眼，看了看晓钦，没有激动。他用手指抹去嘴角那颗欲滴的鼾液，深呼吸，发出一声长长叹息。

“喂，听说你进的收录机 800 是‘歪’货，被广州黄老板‘烧’了。蚀了几十万。”晓钦表情十分严肃，像在追问地球何时爆炸的准确时间。

“唉——”徐云又一声长叹，闷闷不乐，摸出新代强力防风打火机，点烧香烟，不声不响地将一支“长健”吸得浓烟滚滚。

“你就算了？”

徐云没吭声，仍然锁着眉头。

“叫他吃鱼吐刺！”晓钦激情在脸上行动，破坏了流畅的五官线条。

我用眼角余光偷射她。看她那两只白洁的手，看她十颗红色鲜艳的指甲。我的妈，大大小小共八枚金戒，每手四枚，除两只拇指外，全副武装，各自霸占着一根指头，显得威风凛凛。怪了，戒指不仅作为装饰，还是一种信号标志，按国际惯例，戴在小指上，表示独身；戴在无名指上，表示已婚（包括订婚）；戴在中指上，表示热恋；戴在食指上，表示求偶。她四个指头都戴着，表示什么呢？还好，她的拇指未戴，若两个拇指上再各戴一枚，那定使我更加困惑。

“唉——商界的事，一言难尽。”徐云终于说话了，似乎满腹难言之隐。

“现在有法制……”我插话。话出口便自觉有点不识时务，急忙把后面要说的话咽了回去。

“法制个球！”他陡地满脸被怒气冲得通红，眼里流出的疯狂感情在空气中翻滚。“你当黄红是谁？说出来吓你一跳！”

我不好再问，她亦不好再问。于是，拉起其它无关紧要的话题，混了两个小时，便各去东西。

时间慢慢过去了，事情渐渐淡漠了，徐云的心态，也悄悄平和了。情绪由阴转晴，偶尔，脸上亦开放出几丝灿烂。

龙年之尾，大约是腊月二十，我收到一张红色请柬，要我腊月三十下午到“荣乐园”参加宴会。徐云作东。柬上未说原因，但我掐指一算，猜出来了，是他三十五岁“中庆”。说起做寿，他也好笑。他满周岁生日时，四肢干枯，全身只见一个脑袋，形若蚂蚁，乳汁没喝上一口，连米汤里都掺了包谷糊糊。糊得他满嘴满脸，依然高兴，高兴得手舞足蹈。十三岁那年，红卫兵的袖套没他一份。那晚，雨疏风骤，冷得要命。他穿了一件“宽松式”大得可笑烂得可怜脏得可怕的

破棉衣，在黑沉沉的大街上，东躲西闪，像在完成一件秘密的特工任务。凌晨，背一筐“大字报”，去南门废品收购站，换了二元三角二分，算是过了一个革命化生日。不幸的是，第二天，各派造反组织大喇叭乱叫，要揪出“反革命”事件制造者，并联合组成五人清查特别工作组，依靠“群众”，进入深刻、周密、惊险侦破。结案那天，徐云的父亲被打得遍体鳞伤，站在高凳上，当众表演“吞食大字报”。那些一堆一团的废纸屑，被他父亲嚼得满口翻泡。在棍棒皮带的武力关照下，他父亲腹内，足足装有五斤纸屑。继而油墨中毒，送进医院。既无钱，又无权，何况是个“反革命事件策划者”，当然只有坐等毙命。二十岁那年，除夕之夜，徐云和几个哥们儿弟兄伙，得意忘形，在大街上向一个少女动手动脚，行为如同阿Q找“尼姑”生事。吓得黄花姑娘尖声呼救。他被联防指挥部抓进小屋，受皮肉之苦，坐了一夜深刻难忘的冷板凳。后来戏言：真是“难忘今宵”。

龙年腊月三十，是他生日。三十五年前之今天误入人世。如今，已阅读了三十五个春夏秋冬。春季与盛夏模糊，寒秋败叶、严冬枯枝却清晰晰。半部“春夏秋冬”，如一部天书难懂。书里的符号歪歪斜斜，密密麻麻。读得他体若枯枝，心似寒烬。今日终看透，那书不用读了。再读下去，恐怕谁也唤不回来阳气。于是准备大摆酒宴冲邪，借龙尾一鳞。

他要热闹热闹，他要风光风光。白花花银子流去，红艳艳帖儿驰来。“荣乐园”，是锦都著名餐厅。创办于一九一一年，创办人为“正兴园”名厨戚乐斋、蓝光鉴叔侄二人。此店初设湖广馆街，一年后迁布后街，直到四十年代末。现址骡马市街口。荣乐园一面继承、发扬“正兴园”传统特色，一

面吸取南北大菜之优，及锦都诸家之长，形成自己的风格。荣乐园以制高档筵席和家庭风味菜肴见长，著名菜式有红烧熊掌、葱烧鹿筋、干烧鱼翅、虫草鸭子等。现在主厨的均为特级厨师、名厨师。荣乐园不仅在国内久负盛名，一九八〇年，还在美国纽约开设了第一家中外合营川菜馆“荣乐园”。川味美肴，名声卓著。徐云在“荣乐园”定席两桌。每桌标准二千元，酒水在外。我暗自欣喜若狂，必然准时光临，去饱嚼那些平时很难品到的“圣菜”，研究一下“美肴”的秘密。这等好事，何乐不为。

既然欣然赴宴，理当注意衣衫。每逢盛会，我都十分考究服装色彩。常见七色中，我一直偏喜黑色。虽然黑色在视觉上表现压抑，多在丧礼仪式时采用。然而，黑色也意味着神秘，易使人产生丰富联想。故豪华的仪式、情侣的幽会、肃穆的葬礼、狂热的集中、政治家的讨论会上，迷人的黑色礼服无处不在。于是，黑色的制服、黑色的风衣、黑色的围巾、黑色的皮鞋，便裹上了我的躯体。我被淹没在黑色之中，闪动着两只黑色眼珠，顶着一团黑色头发，启动黑色四肢，挺起胸膛，在路人的视觉里去充分显示黑色的魅力。

穿过春熙路，走完总府街，路过文化宫，拐进皮房街，踏上裕隆街，转弯便是骡马市。“荣乐园”餐厅伫立眼前，我的心，陡然一颤。噫！会不会是一桌杀气腾腾的“鸿门宴”？……

2

到了“荣乐园”前门，没有发现徐云的本田 125 坐骑。门庭萧条，看不见昔日车水马龙的影子。似乎触景生情，似乎情致魂灵，我听到了种声音，声音似乎出自一个怪魔的长啸。声音奇特，若响箭穿云，若嚶嚶呻吟。我瞑目听完灵魂的声音，悄然译出不祥之兆。咬牙，走！便向楼上窜去。

偌大餐厅，荡若旷际，居然只有渺渺几人点缀寂寞。细思量，确亦情有可原，按照华人惯例，不论男女老少，他们几乎都要回家团圆，制造一顿美餐，欢度这一年一度的腊月三十。酒席前，相互吹些闲条，相互拉些家常，互赠一些巧语顺风的吉祥词句。除夕夜，人们看电视、打麻将、聊天守岁，待蛇（蛇年）出洞，催响爆竹，送龙（龙年）归宫，所以，冷落你“荣乐园”一个小小之地，又有何妨！

说凄清，也不全然。大厅北角，却也坐了满满的两桌人群——男的人人扯五扯六，吊儿郎当；女的个个浓妆艳抹，花枝招展。十位女宾多系追求性感，要求时髦，展示“开放”，

举止无规。然也不乏不洋不土不中不外不雅不艳不男不女的妇人。她们像支跑了调的歌。

“文人！这边来！”一个爆炸似的声音向我击来。

我循声投目。是胖子，双手高举若巫师在“法场”呼风唤雨。他是徐云的麾下，跑起腿来，灵活，干练。只要眼珠一转，计谋即上心来，成天挖空心思，坚信阴谋致胜；生来会观天文，尤其人情冷暖；人脸色彩斑斓，微变难逃锐眼。他的浑身细胞，简直就是智囊团。

胖子特别理解男人心理秘密。他把我塞进两团香喷喷花丛之间。左边女人股臀硕大，右边姑娘嘴唇猩红。左边喷出法国系列香水味，右边溢出淡淡的体香。于是，我的身体向右倾斜。人体溢出的香，我称之人味。各人吃的食物成分不同，代谢机能有异，所以“人味”也就千差万别。据测定，人味是人体之代谢产物，含四百多种物质，其中由呼吸排出占壹佰肆拾玖种，尿占二佰二十九种，粪便占一佰九十六种，汗液占一佰五十一一种，皮肤排出二佰七十一一种。在这些物质中，二氧化碳、羟丙酮、苯、甲烷、醛等含量最多。

医生可根据“人味”诊断疾病，公安人员可根据“人味”侦察破案。有关专家断言：“人味”可以治病。有机化学专家乔治·布莱蒂和卡特勒女士，收取了七位男女腋下分泌物的气味做试验。他们选择了十二位经期不正常，近期无性生活的妇女，给其中六位的上唇擦抹混有酒精的男性气味，另六位只擦抹纯酒精。结果发现，六位擦男性气味的妇女月经居然正常了，另六位依然如故。另一试验，是给十位经期不一致的妇女唇上擦女性气味。结果，几次月经后，十名妇女参差不齐的经期竟趋向同时到来，说明女性气味的交流，有

利于传递月经的“信息”，使女性的经期趋于一致。美国有位精神病医生，用男性散发的气味治疗女性某些精神病，也获成功。更有趣者，是法国心理学家的试验。他们让婴儿的母亲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，各自放在自己婴儿面前。婴儿闻到母亲的气味后，很快安静，并进入睡眠状态。反之，婴儿闻到的若不是母亲的气味，就显得烦躁不安，无法入睡，出现拒绝行为。人味研究的初步成果使人相信，若将男性气味制成雪花膏、喷洒液或香水，能奇迹般改变妇女健康状况。反之，我却更加相信，妇人之气味，对男人的健康来说，也有奇迹般的优良作用。所以我此刻的身体才会奇迹般倾斜，甚至，一点也不畏惧别人的闲言冷语。

我倾斜着身体，坚强地嗅着右边这位女人身上散发出的气味，扭头兼问胖子：“徐云还没来？”

“可能有急事，请稍等，请稍等。”胖子微笑着。

“好笑人，叫我们干等，主人不露面。”右边的女人柔声抱怨。

“说的四点到，不知又被哪条‘猫’抓去了……”左边的“法国香水”喷出了一串脏话，我不便实录，只好以省略号代替。

“可能是今天有人买刀……”胖子皱着眉头，严肃地向大家解释。

我脸上挂笑，嘴喷哈哈。听胖子这么一说，却脊背上沁出一串冷汗，灵魂惊得弯弯的，像巨大的问号。也许，人们会联想到古书中的“杨志卖刀”。古书云，昏君掌权，奸臣当道，杨志落魄，被迫“卖刀”，以平饥肠“混声革命”。徐云生在亿口同声的“盛世”中，岂可沦为“卖刀人”。不过，徐